

神話，使人從平凡見真實。

西洋人文經典延伸閱讀

從心理學家容格開始，這個時代的人已漸漸懂得：神話並不是迷信，而是讓我們對生命的深層意義有一層新的洞見，它基本是一個嚮導，能夠告訴我們，如何才能活得更為豐富和有意義。

神話的古代意含和現代意義

今天，只要論及宗教，便會聯想起某種特定的教義，互不相容的專屬儀式，嚴峻的戒律或教規。而每個信徒也都顯得「理性」、謹慎或戒備。但在古代神話世界中，他們想要表達的，卻是一個人類天生對神聖事物的強烈感受。並表達人對伸手可及但觸摸不到真實世界的焦慮與渴求。與現代宗教相較，神話世界多了一份「美」的氛圍，卻少了一份「理性」的緊張。

從心理學家容格開始，這個時代的人已漸漸懂得：神話並不是迷信，而是讓我們對生命的深層意義有一層新的洞見，它基本是一個嚮導，能夠告訴我們，如何才能活得更為豐富和有意義。

今天我們總會將「神聖」和「世俗」區分開來。這對古代來說，是無法想象的。他們的眼睛所看到和所經歷到的「平凡」事物，都是含藏著「神聖」，人的所作所為都是一種和諸神接觸的聖典，即便最平凡的行爲，也是一種儀式，一種讓凡人得以參與永恆的「重要時刻」。

希臘人所謂的「象徵」，並不是像現代人

一樣，導引我們的注意力，讓我們去看一個不可見的真實。其實，他們的意義是「拼湊」，就是讓兩個原本分開的事物，變成密不可分，「魔術世界」與「神聖事物」，因為「拼湊」而變得無二無別，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成了一種神聖世界的參與。

歌拜的本質

也有很多人認為，人有宗教信仰，是因為他們想要敬拜的神身上得到好處，讓「無所不在」的神。站在自己這一邊。例如，某些信教的人渴望長生不老，順利進天堂，消除罪惡，而「魔術世界」的算計，現代的宗教信仰，似乎比較容易產生。但對於古代神話世界的人，敬拜不一定是為了求自己的好處。例如，人不會向太陽求些什麼東西，也很清楚不可能影響太陽。但從很早以前，人就已經感覺到太陽充滿了神祕，讓人們感到敬畏；人們幾千年前，很多民族就已習慣於向它俯地而拜。其實，這正是敬拜的本質。純粹超越的感覺，會讓人深深滿足。它會讓人感覺到完全超越自身的存在，在情感上和想像上，讓自己超越有限的環境，而經歷一種神聖的狂喜。



你知道這些希臘神話的名字嗎？答案將公布於85/22、5/29中國人文經典新試聽會



不想聽不想聽的禪宗精神

佛法講的是一種內在真實生命力的發現，這真實的生命力，好像人喝水一樣，是冷是熱，唯有自己知道。它既是一種專心，又不是太過專心；是一種認真，又不是太過認真，這便叫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。自自然然、輕輕鬆鬆中，生命自然流露的真實。

達摩初來東土，與梁武帝對話，梁武帝問：「建寺修佛有何功德？」達摩回答：「無。」達摩所認知的，便是禪宗的精髓精神：在認知與了解層面的了解，是無關乎真正的佛法教義。佛法講的是一種內在真實生命力的發現，這真實的生命力，好像人喝水一樣，是冷是熱，唯有自己知道。它既是一種專心，又不是太過專心；是一種認真，又不是太過認真，這便叫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，自自然然、輕輕鬆鬆中，生命自然流露的真實。

梁武帝四次閉關入寺修行，又大力提倡佛，但在政治領域，顯得太過有所圖謀，做起事來總是任性極端。

梁武帝極端信佛
南北朝佛教興盛，南朝的寺院與浮屠（佛陀）與北朝的石窟與佛像相映成趣，是中國文化古蹟的一對奇蹤。

南朝的梁武帝特別對佛教虔誠，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，就有數百卷之多；境內修建、供養的佛寺也近三千所。「寺」，原本是古代行政機構的名稱，比如光祿寺、大理寺，在裡面服務的官員，最初的稱呼就是「寺人」。但南北朝時代的「佛寺文化」，在世人眼中已根深蒂固，乃至於今天，一提到「寺」，首先聯想的，就是佛寺內的僧侶們，而不會是大理寺內的包拯。

梁國立於亂世之間，南齊的經濟不算發達，劉宋的力量也遠不及北魏。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後，特別下功夫去了解國家興衰之道，他所得出的結論是：「建國興立，立教為首，一個國家要能強盛，得先立教，在民眾中建立信仰基礎。

為了將佛教演變為教化萬民的一種信仰，梁武帝以身作表率，西元19年，在宮中舉行國齋戒，又在皇宮廟宇修造同泰寺，並「捨身教」為高僧講說法。

梁武帝共計四次「捨身寺奴」，第四次達47天。這47天裡，梁國事實上處於他的狀態。他並多次舉行四部無遮大會（四部是僧、尼、男女居士。「無遮」又稱無礙，「無遮大會」是允許任何人自由參加的法會，聽眾往往達到數萬。）

皇帝捨身為「寺奴」，國又不可一日無君，大臣們急得團團轉，只得湊足錢為其「贖身」，共花費四萬億元。當然，梁武帝也樂於用這種方式來為佛教募款。

梁武帝任內最有名的事，就是與天竺走海路來的高僧達摩對話。二人一見面，梁武帝便問他自己「有無功德」，達摩

禪宗在於自自然然

中國人文經典第38-39講延伸閱讀

回以「並無功德」。從此不歡而散。繼而，達摩渡江北上，進入北魏，寓於嵩山少林寺，花了九年時間「面壁而坐」，終日默然。

善體侯景

侯景，羯人，身材矮小，額寬額高，聲音嘶啞，人們稱爲「豺狼之聲」，而且天生右腳短一截，是個跛足。人們常說關羽的狼是狼王，最具備篡逆力。

侯景原奉南齊北魏爾朱榮的加下，爾朱榮賞識侯景，讓他做先鋒，一戰成名。不久，北魏爾朱榮為高歡所取，高歡另立元善見為帝，遷都於鄴。史稱「東魏」。第二年，宇文泰在長安立元善見為帝，史稱「西魏」。這時，侯景見爾朱榮已成不敵，便率部投靠高歡。

任高歡都可以看出侯景的誠度是不夠的。高歡臨終之際，留下高澄非常謹慎，將來無法當東侯景。高歡卻也有提防，他留下這樣一段遺囑：

「舉國之內，堪敬侯景者，唯有慕容紹宗，我故意不用他，就是留給你的，你可以委以重任。謹記勿忘。」

為什麼慕容紹宗能夠駕馭侯景呢？因為慕容紹宗是侯景兵法上的師父，但侯景的轉運比想像還快，高澄還來不及布局，五天之後，侯景已遣反。但是，他畢竟違反了老父，才意識到自己的號召力與兵力沒有想像中那麼，怕惹不起高澄的追殺。於是，他又開始想找一棵可以倚靠的大樹。一棵不樹，他還想找兩棵大樹，一棵大樹，他宣布歸順西魏；第二棵大樹：他竟派使者去建康向梁武帝遞降表。

侯景向西魏宇文泰求救，並願意割出與西魏接壤的東荆、北荆、荆、潁四州之地；而向梁武帝遞降表所附的大禮：包括刑、刑、洛等十三州。

侯景聽說西魏派來救兵，心中暗喜，但又生怕梁武帝不滿，專程派人向梁國進奏：

「王師未到，形勢危急，臣才向中東求援，只為救一時之急，臣不安於東魏高氏之下，又豈能見容於西魏宇文泰？臣不過是以四州之地為請師，權宜計而已。」

梁武帝回信，表示可以理解，並安慰侯景說：

「古時夫出境，有所專，何況將軍創此奇謀？將軍可以乘舟而行，隨後應使，區區小事無須上報。」

三方會戰

由於侯景的挑動，三方人馬開始匯聚，一方是東魏高澄的軍隊，一方是西魏宇文泰，另一方是梁武帝。西魏宇文泰假藉救援名義，佔了潁州的七州十二鎮之後，佔了侯景便宜之後，河南大部已歸西魏後，也不再信侯景了。其餘二軍：東魏高澄的慕容紹宗、梁武帝在北齊圍剿，結果梁武帝大敗。慕容紹宗再取瀋陽元侯侯景；侯景也不是對手，兵敗而逃。進入梁國境內，請求梁武帝收容。梁武帝有足夠的理由逮捕侯景的，因為侯景所許諾的「三州地」，一點都沒有。但梁武帝的為君之道——一是「手到病除」，大小事化無。梁武帝沒有處罰侯景，還任命他為南豫州牧。

梁武帝一心思深懷憂，指望侯景會加忠志，為他所用。沒有想到，越是遷延，越是疑信看不起。這個時候，東魏高澄希望能回復邦交，更增侯景疑心，於是決心造反。一方面聯合梁軍旗下的皇侄蕭正德。一方面大肆擴充軍備。造反消息不斷傳到梁武帝耳中，但梁武帝卻不聞。

侯景率一軍，進城見了兩軍，怎麼會反，大家何以不先對付侯景？侯景趁下東魏軍，侯景率一軍，進城見了兩軍，怎麼會反，大家何以不先對付侯景？侯景趁下東魏軍，侯景率一軍，進城見了兩軍，怎麼會反，大家何以不先對付侯景？

侯景漸漸壯大，最後領十萬，攻破建康，將梁武帝困於宮中。梁武帝當時已八十六歲，憂憤成疾，不能進齋；因為宮中發音，喊人來要蜂蜜，空空大殿，無人作答。

惡感歌頌備了社難

想梁武帝一生，雄才大略，他以佛教修身，卻失於偏激；他以惡感也與於這種方式來為佛教募款。他聽齊齊人，卻失於愛護，雖為君子，應事卻常有失公允，以至於成全了自己惡感之徒。卻嚴重損害了國家社難的利益。要成大事的君子，豈可不慎。

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

莊子